

李鴻章

高陽著





ISBN 957-39-0117-X



9 789573 901174

00180



© 1990 THE VISTA PUBLISHING CO.

高陽著

李鴻章

李鴻章

高陽作品集 B⑪

作 者	高	陽
發行人	沈	登 恩
出版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
	台 北 郵 局 7 — 5 0 1 號 信 箱	
郵 撥	0 7 6 5 2 5 5 — 8	
電 話	(02)22553522	27540696
傳 真	(02)22553588	27540691
香 港	田 園 書 屋	
總經銷	九 龍 西 洋 菜 街 5 6 號 二 樓	
印 刷	紅 藍 彩 藝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	
	台 北 市 西 園 路 二 段 2 8 1 巷 3 號	
定 價	新 台 幣 1 8 0 元	• 港 幣 6 6 元
初 版	1 9 8 7 年	2 月
八 版	1 9 9 8 年	2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117-X

法律顧問：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

羊山

「高陽作品集」自序

高陽

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，二十餘年心血所積，得書若干；計字又若干？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約略而計，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；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，年得百萬，保守估計，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。所謂「著作等身」，自覺無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實浩如煙海，所以我的小說題材，永遠發掘不盡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，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。有些讀者獎飾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「慚感交併」四個字來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；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，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，可說並未老化；與筆續盟、廿載可期。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，一方面從事創作；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。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。

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，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，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，特綴數語，敬告讀者。

是為序。

• 序 自 •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

• 1 •

1

何桂清由於在江蘇學政任內，喜歡談兵，屢次上奏，論列軍務，爲文宗所欣賞，因此，在咸豐四年四月，調補倉場侍郎，到秋天漕米海運畢事，繼黃宗漢而爲浙江巡撫。此中當然有「巧妙」；大致內有他的同年軍機大臣彭蘊章的援引，外有也是他的同年的黃宗漢的支持，但穿針引線王有齡功不可沒，當然也有朱大器的謀畫在內。

何桂清撫浙，王有齡自然更得意，咸豐五年調補首府杭州府知府，不久又兼署督糧道。同一年，賞戴花翎，並奉旨交軍機處記名，遇有道員缺出，請旨簡放；這稱爲「內記名」，越過吏部這一關，是補缺最優先的「班次」。

咸豐六年，王有齡又奉委兼署鹽運使，護理按察使，集糧政、鹽務、司法於一身，爲浙江第一能員，也是浙江第一紅員。因此遭人之忌，有個通判叫徐徵，告了一狀，告何桂清獎薦不公，奉旨明白回奏。何桂清「年少氣盛」，覆奏的語氣，不免亢激，因而下詔切責；何桂清便只好稱病辭官，已經打點行李回鄉了，而忽有意外的轉變，奉旨以二品頂戴署理兩江總督。

據說轉變的經過是如此，兩江總督怡良，因病免職，文宗召見軍機，商量繼任人選；他說：

「兩江總督一缺，以籌餉爲命。派誰去好？」

「以何桂清爲宜。」彭蘊章毫不遲疑地答奏：「何桂清在浙撫任內，籌給防守徽州兵勇數萬人的餉，應付裕如。」

徽州原屬兩江該管，與浙江無干；但地勢上卻是密切相連的，因此徽州的防務劃歸浙江。這是加重了浙江的負擔，而何桂清毅然挑起這副擔子——文宗最恨封疆大吏，自劃界限，不但各人自掃門前雪，如秦人之視越，甚至將雪掃到他人門前，推出了事，所以此時想到何桂清的好處，也是毫不猶疑地接納了彭蘊章的建議。

這一來，王有齡的行蹤也改變了。當何桂清辭官之前，先替王有齡作了安排；利用「內記名」的方便，外放爲雲南糧儲道——何桂清回雲南，王有齡改官雲南，依然可以朝夕過從。

這雖是出於感情深厚的安排，卻到底是不得已之舉；既然何桂清有此意外的恩典，王有齡當然要留在江南做官。於是拜託新任浙江巡撫曾國藩的同年晏瑞書出面上摺說，浙江辦理防剿，與安徽接壤的寧國府正在吃緊之際，請求派王有齡幫辦浙江軍務；等到各路軍情稍鬆，再行馳赴新任。這有個名堂，叫做「奏留」；凡遇到軍務、河工等等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件，都可以「奏留」得力人員，通常也都可以邀准的。

王有齡留在浙江，是爲了改官兩江的第一步；第二步是在寧國府克復後，由何桂清與江蘇巡撫趙德轍會銜出奏，說王有齡在浙江籌餉如何精敏，現在江蘇的稅捐，非他來清查整頓不可。這

也有個名堂，叫做「奏調」；向例封疆大吏除了翰林以外，外官道員以下，京官司員以下，都可以奏調。而且文宗派何桂清繼任江督，本就是爲了籌餉；所以奏調王有齡的摺子，自是「准如所請」。

王有齡到了兩江，先在上海整頓海關；關務把持在書辦手裏，黑幕重重，經過王有齡的清查整頓，公庫增收了兩百多萬銀子。由於這一勞績，何桂清保他升官江蘇按察使；不久又署理布政使，就是藩司，掌管一省的財政與人事。

江蘇的地方官最多，兩江總督駐江寧，江蘇巡撫駐蘇州；藩司亦有兩員，稱爲江寧布政使與江蘇布政使，前者管江寧、淮安、揚州、徐州四府，及通州、海州兩直隸州；後者管東南膏腴之地的蘇、松、常、鎮、太五府州。照系統上說，江蘇藩司的直屬長官是江蘇巡撫；兩江總督隔了一層，是管不到的，而此時的情形不同。

其時因爲江寧失守，兩江總督駐常州；常州既爲江蘇藩司所管，所以王有齡便事事請命於何桂清，趙德轍根本不在他眼中，每次「上院」，仰面朝天，滔滔不絕地講他辦了些什麼事，辦得對不對，巡撫是不是同意？他都不問。趙德轍受不了這股氣，又拿他沒奈何，只好告病辭官。

接趙德轍遺缺的是徐有壬，由湖南藩司升任；未到江蘇以前，就聽說王有齡跋扈專橫，決心要殺殺他的威風。

第一天到任，會過學政，便是接見藩司；王有齡習性不改，上院帶兩個極漂亮的小跟班，每

人手裏一支雲白銅的水煙袋，站在他左右，輪流替他裝煙。

「慢慢！」徐有壬揮手阻止小跟班送煙，「老兄官做到藩司，還不曉得官場的通例嗎？」王有齡愕然，只好請問：「請大人指點。」

「向例：藩司謁見巡撫，只許吸旱煙，不許吸水煙。老兄雖然才略無雙，不過做此官，行此禮，定例不可違背。」接着用很威嚴的聲音對那兩個小跟班說：「你們下去！」

王有齡的氣餒一挫，對徐有壬的禮貌不同了；但辦到公事，因為有何桂清撐腰，擅專如故。其時金陵被圍，已經一年有餘，存糧將絕，人心惶惶；而太平天國內部，大鬧奪權的內訌，楊秀清與韋昌輝的衝突以後，石達開獨樹一幟，遠走西南，偽朝只能託命於兩個人，一個是外號「四眼狗」的陳玉成；一個是被公認為太平天國第一人物的李秀成。

爲了號召「勤王」，洪秀全接受李秀成的建議，封陳玉成爲「英王」，賜「八方金印，便宜行事」。但陳玉成作戰慍悍絕倫，而威信不孚，所以太平天國各路將帥，不遵他的調遣。同時，由於清軍利用降將，想通款曲於李秀成；因而反促成李秀成的被重用，洪秀全「進封秀成忠王、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，賜尚方劍，八方金印，便宜行事，自主將以下，先斬後奏」。時爲咸豐八年十二月；正是徐有壬剛到任的時候。

咸豐九年二月，李秀成大會諸將於安徽樅陽；此會有一極重要的戰略宣佈，李秀成說：「官軍精銳，聚集金陵，而餉源在蘇州與杭州。如今金陵城外的長壕，已經構築完成；『江南大營』

的張國樑又是有名的勇將，所以要解金陵之圍，不論內外如何硬攻，都難得手。我現在決定，以輕兵間道，奇襲杭州；杭州告急，蘇州亦必震動，官軍怕我們絕他的餉源、糧道，一定分兵相救；然後我們諸路合圍，直搗江南大營，大營一破，不但金陵圍解，蘇杭亦皆爲我所有。」

戰略雖已決定，卻一時難以實現；因爲金陵外圍，官軍雲集，每一路都逼得很緊，使得李秀成無法脫身。

一直到了咸豐十年李秀成方能出金陵；三天以後，張國樑率領水陸諸軍，攻克浦口九洑州，約期攻上關、下關，以爲金陵指日可破。而何桂清則以九洑州之戰，籌餉有功，加官銜「太子少保」，與胡林翼齊名，並稱長江上下游、胡何兩宮保——此爲何桂清一生事業頂點；過此就走了下坡，而且一落千丈，垮得極快。

當官軍將帥士兵，無不得意洋洋，躊躇滿志的當兒，李秀成親領精騎一千餘人，由皖南鳩江越清弋江，出寧國後路；解圍以後，疾趨廣德，撲入浙江泗安——泗安守兵十五營大潰，總兵李定泰逃之夭夭。於是李秀成分兵兩路，一路由他族中弟兄李世賢率領，攻擊湖州；一路由他親自指揮，自安吉、武康進犯杭州。

這一支奇兵，震動了兩江，也震動了朝廷。朝旨命接替向榮的欽差大臣，也就是負江南大營全責的和春，兼督浙江軍務，分兵赴援。

江南大營的戰將分兩個系統，向榮的舊部，多爲他的同鄉四川人；同樣地，張國樑的部下，

多爲他的同鄉廣東人。當時大家希望張國樞能親自出馬，赴援浙江；但圍攻金陵，正當功在垂成之際，不僅陣前易將，爲兵家大忌，而張國樞亦不願將可到手的功勞，拱手讓人，因而只有派蜀將援浙，此人叫張玉良，重慶人，其時的官職是肅州鎮總兵，受命統率援浙諸軍。

由張玉良擔任浙江方面的主將，是何桂清與和春會商後所作的決定；同時何桂清又在奏報援浙經過，順手放了浙江巡撫羅遵殿一枝冷箭，說他「主守不主戰，守近不守遠」。所謂「守近不守遠」，是指羅遵殿將守湖州一路的重兵，移防省城，湖州虧得有趙景賢的團練，不然危乎殆哉！當然「守近不守遠」確是措置乖方的事實，但何桂清放那枝冷箭，卻是別有用心，目的在爲王有齡開路。

張玉良援浙，路過蘇州，王有齡留他住了兩天，爲他講解杭州附近的形勢，而就在這「面授機宜」之際，李秀成的軍隊，已經直薄杭州，羅遵殿和駐防將軍瑞昌、副都統來存，晝夜防守，相持了十天；李秀成在清波門掘了一條地道，用火藥轟開二十餘丈，蜂湧而進。瑞昌退保子城——或稱滿城，在湖邊上，是駐防旗人的營區；苦苦守了六天，張玉良的八千援軍到了。

李秀成的目的，就是要引誘江南大營分兵援浙，好減輕金陵被圍的壓力；一看張玉良的兵到，立即展開撤退的計劃，先設疑兵，在城上遍插簇新的幟旗，表示他亦有援軍新到。張玉良見此情形，未免膽怯；將八千援軍，安頓在距杭州四十里的塘棲，同時派人混入杭州，與瑞昌取得聯絡，預備內外夾擊。

可惜，他們的行動慢了一步；李秀成使了一條奇計，找了許多瞎子來當更夫，一面偃旗息鼓，全師而退，走天目山，經孝豐，一日一夜行軍三百里，回到廣德。

瞎子茫然，五更三點，照打不誤。李秀成走了三天，瑞昌才發現杭州是座空城；於是張玉良率親兵六百人，直搗空城，一路往廣德追了去；李秀成早已算到，將從杭州藩庫、鹽庫、關庫中得來的數十萬兩銀子，沿路散佈，張玉良的兵撿銀子要緊，顧不得追敵，李秀成得以安然脫身。

杭州城破之日，羅遵殿仰藥殉節；等到「克復」，則是瑞昌和張玉良的「奇功」，御賜黃馬褂，封騎都尉的世職，張玉良還升了官，擢爲廣西提督。此外何桂清又上奏，說張玉良援浙，受王有齡的密計，所以收功如是之速。於是王有齡順理成章地升任了浙江巡撫；而羅遵殿則有人彈劾他不能禦賊，以致追奪恤典。

這時的李秀成，已聚集五十萬人，會議解金陵之圍，當時的部署是如此：

楊輔清進溧水、雨花台；

李世賢進溧陽、攻句容；

劉官芳進秣陵關、逼七甕橋；

黃文金進高橋門。

首先收功的李世賢，攻佔句容，疾趨淳化，張國樑大敗，退入大營。其時何桂清與和春已發覺中計，飛調張玉良回師，卻已來不及了。

當時對洪楊的征剿，責任區分，大致如此：金陵城外由欽差大臣主持、成立江南大營；後路蘇、常一帶，則由兩江總督與江蘇巡撫防守。在軍事指揮系統上，有時不免紊亂；江南大營之毀於一旦及蘇、常之失陷，此為主因。

江南大營由向榮所創立，他是四川大寧人，寄籍甘肅，由行伍出身，爲道光朝名將楊遇春所識拔；當洪楊起事，他正當湖南提督，在宿將中名望最高，所以文宗特地調他爲廣西提督，與滿州名將烏蘭泰，爲欽差大臣賽尚阿的左右手；以後賽尚阿失機獲罪，洪楊大舉東下，向榮受命欽差大臣，沿江窮追，直到金陵，屯兵孝陵衛，繼而進屯紫金山，所率一萬七千餘人，結營十八座，這就是江南大營的創始。

向榮手下的第一大將就是張國樑。他是廣東高要人，本名嘉祥、號殿臣；「大天二」出身，但不妄殺，是「盜亦有道」者流。以後爲廣東臬司勞崇光所招降，改名國樑，剿匪得力，積功升到守備；咸豐元年，改隸向榮部下，一路打到南京，勇猛絕倫，深爲向榮所賞識。

咸豐六年七月，向榮病歿軍中，由和春繼任欽差大臣，督辦江南軍務；以張國樑幫辦軍務，升官湖南提督，所以稱爲「副帥」。文宗頗有知人之明，曾有好幾次優詔，獎許張國樑忠勇，有一次，張國樑因作戰砲傷中指，文宗特頒御用傷藥，並且親筆硃諭：「勇猛中宜加慎重」。尙方珍玩，不斷賞賜以外又命圖形進覽，所以張國樑感恩圖報，奮不顧身。當向榮病歿後，金壇被圍，而和春還未接任，就由於張國樑的招集流亡，激以忠義，解金壇之圍，進克句容，使得江南大

營的聲勢，復又大振。

可惜，文宗雖能賞識張國樑，而其時用兵命將，還不脫成見；以爲膺專閫之寄者，非旗人不可，所以用了和春；如果當時以張國樑接替向榮，則局面又自不同。和春比賽尙阿、琦喜雖要高明些，卻仍不脫旗人蔑視漢人的積習；以及好逸惡勞，喜歡奉承等等「旗下大爺」的習氣，因而江南大營的士氣，大不如前。

士氣之壞，壞在和春所用的一個翼長王浚；翼長有二，顧名思義，可知如鳥之雙翼，爲欽差大臣的左右手。王浚以受和春的寵信，把持軍政，剋扣糧餉，因而部下無不懷恨；除了張國樑直屬的部隊以外，其他各軍，紀律廢弛，普遍傳播着這樣一個說法：敵人如果來攻，我們堅守不出；看大帥跟翼長如何退敵？

軍心如此，偏偏又有一道打擊士氣的命令發佈：四十五天發一個月餉。也就是說：一個月當一個月。本來江南大營的餉，由兩江總督專責籌措，每個月約須五十萬兩銀子，由江蘇的蘇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太倉以及浙江的杭州、嘉興、湖州、寧波、紹興等等地方籌措，按期供應，毫不缺乏。

這穩定的收支情況，漸有無法保持之勢，因爲在金陵城外築長壕，添募兵伏，糧餉增加；又因爲分援各處，開拔要一筆「行費」，亦是很重的負擔。支出如此；收入卻以浙江防務吃緊，自顧不暇，「協餉」不能如數解足，「糧台」每月虧短二、三十萬兩銀子，所以何桂清與王有齡仔

細商量，不得已採取減餉的辦法。

其時頓兵日久，紀律鬆弛，營盤裏遊娼出入，酒色皆備；照數發餉，尙感不足，何況減餉？而和春又聽信了王浚的話，以「不破城、不發餉」爲激勵之計，這一下越發動搖軍心。張國樑一看情勢不穩，有譁變之虞；痛苦流涕地要求和春發餉，而和春一口拒絕，說是後路糧台的餉銀未到。其實，王浚手裏存着三十萬的公款。

*

*

*

李秀成在廣德建平所定的作戰計劃是：分五路回救「天京」；他自己擔當左翼，在李世賢於閏三月初三，攻佔句容時，他亦從句容以南的赤山湖，趕來會師。其時張玉良一軍，已從浙江沿太湖西岸趕來，經過常州，爲何桂清留住助守，因此，江南大營仍舊是空虛的。

在靜止了四天以後，大戰在閏三月初七爆發，李秀成、李世賢兄弟，合力往西進攻，大敗張國樑於馬鞍山；同時陳玉成，從全椒撤圍，自東西梁山間渡過長江，經當塗往東，與二李會師。至此西楚霸王起兵自刎之地的烏江，東至道敎勝地的茅山，都在太平軍掌握之中，對江南大營，形成了反包圍，但是何桂清在常州則有重兵兩萬餘人，爲太平軍所隔斷，無法爲江南大營所用；同時，何桂清亦不願意爲江南大營所用。

在常州的兩萬餘人是這樣集中的，當金壇被圍時，和春先後調守防揚州的總兵馬德昭，及援浙的參將羅希賢，各領三千人赴援；走到中途，何桂清下令馬、羅兩人，改援常州，而以由浙江

趕回來的副將周天孚，以及戰鬪力不甚堅強的新募潮州兵數千，換到金壇。其次是張玉良的全軍，亦不下萬人，爲何桂清所留住，加上宜興、廣德及王有齡特從蘇州調來的精兵一千人，將常州保護得十分周密。在江南大營後路未斷時，和春想調張玉良，不許；想調馬德昭，又不許。在這時，何桂清已經打定了主意，棄和春、張國樑於不顧；在常州擁衆自衛，打算着和、張兵敗以後，另起局面。其時常州附近，並無太平軍的蹤跡，因而他又飛章報捷，奏陳常州、鎮江一帶的軍情，分常州、宜興、鎮江、丹陽、金壇五路部署，各路都請歸張玉良節制，自願力保蘇、常，辭氣甚壯。

其實，他是色厲內荏。何桂清先以書生論兵；其後則全靠王有齡替他策劃、替他擔當。王有齡一到浙江，何桂清頓時六神無主；因此王有齡不得不每天給他寫一封信，規畫一切，由專差逐日遞到常州；若有一天信不到，何桂清便忽忽如有所失。

王有齡真不負何桂清，看出他好大言而無用，是個經不起考驗的人；在此一生禍福，千秋功罪所繫的緊要關頭，萬萬錯不得一步，所以一再以極嚴重的語氣，警告何桂清：千萬離不得常州一步。他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：

艱難之秋，萬目睽睽，瞻大帥爲進退；一搖足則衆心瓦解，事不可爲矣！

何桂清起先亦未嘗不想堅守，但兵敗如山倒；覺悟到擁兵自衛，不援前線則等於自撤屏藩時，悔之已晚。

*

*

*

當閏三月初七，太平軍發動總攻擊時，五路十道，同時出兵，士氣極旺；相反地，江南大營則流言四起，士無鬪志，「開小差」的不計其數，所以太平軍所踩的大部分是空營盤；當然，張國樑一軍，不致如此。

其時天氣極壞，雷電交作。凡是大會戰，天時的影響極大，漢光武的昆陽之戰，是個最明顯的例子；特別是雙方士氣旺弱不同，壞天氣對已壞的士氣，必是更壞的打擊。所以此際在江南大營中，便分成截然不同的兩支部隊，和春那部分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不逃不躲的則天天到王浚的營帳去索餉；而張國樑的部下，則受了「副帥」的激勵，忍饑受寒，堅守不退，搏戰七晝夜之久，到了閏三月十六日，戰況發生了劇變。

這一夜各營起火，情況不明，王浚部下首先逃散，接着是和春的部下各自爲計，這一下牽動大局，和春、王浚所部，全軍皆潰。最倒楣的是何桂清的同年，原任江蘇巡撫許乃釗，本不知兵，而強賦以領兵之任；先以失機被革職，卻又不放他回杭州原籍，賞給光祿寺卿的頭銜，仍留江南大營幫辦軍務。和春與何桂清不和，與張國樑相左，都靠他從中調停，費盡口舌而不討好；此時失陷軍中，吃盡千辛萬苦，才得回到鎮江，狼狽不堪。

這一退，沿途拋棄的糧餉軍械、鍋碗帳篷，以及其他軍需，不計其數。張國樑的部隊，此時尚屹然未動；但一聽大軍潰散，自然動搖；張國樑頓足痛惜：「八年心血，毀於一旦！」憤激傷